

山
窓
用

甯 山

著 夫 瑟 巴 威 阿

譯 建 光 伍

行 發 局 書 通 華 華 山

Sanine

Artzibashef

山 寧



有 所 權 版

精裝實價大洋二元二角

著 者 阿 戚 巴 瑟 夫

譯 者 伍 光 建

發 行 者 兼 華 通 書 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口

虹口分店 上海北四川路一九五號

中華民國十九年
八月初版

序

「山甯」是一本叫人心裏很不舒服的書，但是這本書有暴烈的力量，所以不久就到了歐洲各國。美國是向來要讀叫人心裏舒服的書，誰知「山甯」也居然到了美國。這本書在俄國德國激動憤怒，但是這本書原是因憤怒而作的，因此在這兩國裏有非常的銷路。銷路並不證明一本書的價值，也不證明他的魄力，一本書不因爲能夠震動許多道德的成見，也並不因爲能夠激動人的感覺叫人發癢，纔能夠變作各國人都要讀他，毋論那一國都有著作家能夠作這兩件事。但不是各國都有他的現狀這樣的痛苦，叫了這樣的極點，有如一「山甯」這樣的書發生。這本書是經過俄國最後一次小產的革命（此譯本是一九一四年十月第一次刊行——譯者註）之後作的，那時候國人從諸位大公手裏奪得一個不成其

爲憲法的憲法，俄國知識界完全絕望。假使這次革命果然成功，知識界也要自問，假使果然打倒了大公們，拴住了陸軍，他們的改革事功，也不過是改變行政的機器，消少政治的不公道，修改抽稅的原則，也許還要改了郵票的顏色罷了，能夠還有別的作爲嗎？他們能夠辦到叫社會不這樣的壓制個人嗎？作這本小說的阿戚巴瑟夫也同全體知識界一樣，很被人生的獸性情狀所迷，很厭惡這種情狀，滿肚子都是憤恨。他同全數美術家一樣，必定要擺脫他自己的厭惡，不然他的美術就算完了，他既是一位有知識的人，又是一位美術家，（因爲是一位知識家，故此不甚是一位美術家，）同包圍他自己的四六八六的絕望狀態相應，見得政治的擾亂失敗，且見得這種的擾亂，只見政治不見人生，必定失敗的。社會原是人造的，知識界就問這是爲什麼。美術家卻不問這種無理的話。美術是自由的。他只要達到美術，這就夠了。普通人都以爲人生是發展「天演」的遲慢手續，人生卻不問究竟是不是的，自己能照應自己，果能照應自己，社會真正是一件令人討厭的事，不是一件極累贅的事，拖累多少人。

數的精力但是只要這些精力能夠在美術上發表，社會卻也不甚能夠矚目。於是知識界就說，美術家很可以這樣辦，有許多個人又該怎樣呢？這些人果能當美術是一種很牟利的刺激，甚至於不過是一服令人快活的藥散罷了，難道就讓社會這塊大石頭壓倒人生的樂事麼？甚麼是社會！社會還不是當許多人滾在一堆時候所發生的畏懼，奉怯所積累達成的麼？難道凡不是美術家的人就不該有所作為，不過也是發生許多畏懼，奉怯，叫遮蓋社會的黑影子變作更濃更黑麼？難道就不要反動麼？若不經過反動，世界上那裏能夠有配活在世上的人呀？若是無受治的好人不配受治的人，怎麼能夠有好政治呀？

穿衣，吃飯，住屋，這三件事，世上的男人女人都不得被社會壓制，即使有覺得的，也是少數。他們合羣，其實就是因為這三件事。既是這樣，他們的畏懼，羞怯就使他們遮掩，他們的真性，壓制他們其他諸多欲望，諸多奢願，戀愛的事，就是世上男女覺得社會的壓制，甘心忍受，以這種壓制為必要奉行的法則，其實奉行的很少，只有少數女人是奉行的，這種女人過

了一輩子的冷落的破壞生活，把同他們切近的男子們趕到她們的更大度的姊妹們懷裏。社會的專制，婦女們只有很少的幾樣防護，故此大多數不是變作妓女，就是變作嚴守閨範的人。利用她們的女人身受情緒的和軀體的激動，利用她們爲人母的地位，保護她們自身，和她們的自重，以免於縱慾的許多效果。男人卻剛健些，有些男人能夠逃入知性的生活；有許多只能保留他們的處世的奸詐，其餘的人是無知無覺的，是愚蠢的，畢生所享的只是小快樂，所受的是小不如意，拿成功或失敗來供養他們自命不凡的想念。

阿戚巴瑟夫拿山甯作他的小說的英雄，就是想像和假定一個已經擺脫社會專制的一個人，情願隨遇而安的過他的生活，打定主意，順受人生供給他的或憂或樂。他家住在一個駐兵的小市鎮，他回家很留心看那裏的男男女女所作的事當消遣。他們都是受不能滿意的欲望所苦，只有他的母親不算，因爲這位老太太是極其循規蹈矩的，冷到冰度的了。山甯看見諾維柯夫戀愛他的妹妹立達，到了無望程度；他看見立達上了一個當軍官而是拿

手引誘婦女的人的當，入了圈套，因為她自知能力薄弱，又因為怕社會評議，只好接連受着這樣可恨的激動；他看見四面八方的男男女女都讓他們做愛情和欲望從手指縫漏出去了；他看見西門諾夫死在這個空氣中，死也是糊糊塗塗的，是毫無意義的，男女都跳入可怕的關係中，又常常藉口解說，他們費了許多事要把過而不留的快樂變作永久的快樂來調和社會，明知這種暫時的快樂，不過是情慾和接近的偶然諸事的結果，愛情原是罕見的；全數男女大約都是爲體魄需要；他們若盼望飽慾同時就會發生愛情，這是一件背理的事。自然把這件事好像是看得不足輕重，並不要男女相愛，只要男女能互相引動就罷了。（中略）

有人嫌着這本小說，嫌阿戚巴瑟夫說愛情太少，說肉慾太多。據我看來，這是因為他的記者意向打倒他的美術用意，他因為憤怒之極。要說坦白話的成數多，被動而入於真實之處少。他想把近代社會的幾件事實布告世人，這樣說法就能動聽，若是一種純粹美術著作就許不能。凡是最要改定價值的地方，他就在這本書裏重定價值，那位不幸的懷甯格爾（

Weininger) 却失敗了。懷雷格爾同一個瘋子一樣，要世人拋棄兩性，並且要世人拋棄兩性所撫養的獸慾；阿戚巴瑟夫卻不然，提倡坦白承認獸慾，卻要同愛情分開，不要混而爲一，要逐漸節制獸慾，使愛情能夠從情慾中生長。這本小說卻有可貴的地方，雖乏愛情，卻滿紙都是愛生愛活。有許多人連聖經都說是一本穢書，他們所求的一種快樂，這本小說卻不能給他們。這本書說獸性太多，不合他們的口味。凡是引誘卑劣情慾的書都是最有害的書，這本小說卻不是的。

康納安 (G. Canaan)

山甯

第一章

人生有一個重要的期，就是第一次出來同世界交接，同人交接，他的性情被潛移默化成的時候。山甯這個時期，卻不是在家同他的父母過的。既無人防護他，也無人指點他；他的靈魂是完全自由獨立的發展，如同地上一棵樹那樣的自由發展。

山甯離家好幾年了，他回家的時候，他的母親他的妹妹（或姊姊）幾乎都不認得他了。

他的面貌，聲音，容態不過改了一點，但是他有點新奇的地方，和他的較為成熟的全個人格，給他面上一種光彩，給他一種不同的神色。他是傍晚時候到家的，很安靜的走進去，好像是不過五分鐘前纔出外的。他站在那裏，卻很高昂，皮膚是白的，肩膀是寬的，他的臉色鎮靜，嘴的兩角微露侮慢神情，卻不露出勞倦或情緒的記號，他母親及妹妹的喧嘩歡迎，自然而然就自己沉下去了。

當他吃東西和飲茶時候，他的妹妹坐在對面，目不轉睛的注視他。她愛她的哥哥，凡是最浪漫的女子們，居多都是愛她們的出外不在家的兄弟。立達（Uda）常想像佛拉德米爾（Vladimir）（山甯的名）是一個異常人，同書裏的人，一樣的奇怪。她想像他的生活，是一個悲慘的衝突生活，與有些偉大卻不爲人所知的人物一樣，抑鬱無偶。

山甯微笑問道：『你爲什麼這樣的看我？』

這樣的安詳微笑，和透射的警視，做成他的尋常神色，但是這樣的神色，並不叫立達喜

歡。立達以爲這種微笑和這種警視，露出自得意，並不露出什麼精神的痛苦和競爭。立達掉過頭不說話。隨後同機器一樣的一頁一頁的翻一本書。

吃完飯的時候，山甯的母親很疼他的摩他的頭說道：『你把你的生活全告訴我們，你在那裏幹些什麼？』

山甯大笑說道：『我幹什麼呢？我吃飯喝水睡覺有時我作事有時我什麼事都不作！起初他們以爲他是不願意說自己的事，但當他的母親盤問他這件事和那件事的時候，他卻是喜歡說他的許多閱歷。但是不知道是什麼緣故，人家總覺得他對於自己所說的事體，所發生的印像，覺得全然無足重輕。他的儀容雖然是慈愛的有禮的，卻並不顯出他與他們是骨肉至親這樣的慈愛盡禮從他流露出來就如同燈光普照着各種東西。』

他們走入花園坐在台階上立達坐在較低的一級，聽他哥哥說話。她心裏覺得冰冷的。她的祕妙的女子本能告訴她說，她的哥哥並不是爲她所想像的一種人。在哥哥面前她覺

得既羞怯，又不自如，好像他是個生人。這時候天色已晚了；四圍都是淡影。山窗點着一根紙烟，烟味同花香混雜，他告訴他們，他如何東奔西走；如何往往推餓，如何作遊手好閒的人；如何曾預聞政治競爭的事，又如何厭倦又擺脫了這種的事。

立達坐在那裏不動，留心聽他說，現出是一位古怪而韶秀的女子，毋論任何一位美貌女子，在夏天晚上就是這樣。

他告訴她愈多，她愈深信她爲自己所繪畫的顏色濃麗的生活，其實不過是最單簡的，最平常的，其中還有多少怪異的事。是什麼事呢？連她自己也不知是什麼事。毋論怎樣，她聽了哥哥的一番話，就好像覺得是極其單簡，累贅，討厭的。他的哥哥好像是毋論什麼地方都住過，並不作過什麼事；今天作事，明天又不作事；並且知道他喜歡吃酒，很曉得女人性情。但是這樣的生活並無什麼不可以告人的，也並非是什麼罪惡；並不如她想像他的哥哥所作的，他並無許多觀念可以依倚作生活的；他並不怨恨他人，因爲他不曾爲他人受過痛苦。她

很討厭哥哥所說的某某事，她哥哥說：『有一次因為窮極，不能不自己縫補褲子。』這是立達所最不喜歡聽的。

她不由自主的問道：『什麼呀，你會縫補麼？』說話帶詫異和藐視的腔調。她以為是下賤的事；不是男人該作的事。

山甯好像是猜着他妹妹的意思，答道：『我當初並不曉得，不久我卻要學縫補衣裳了。』那女子隨便聳聳肩，仍然不響，瞪着眼看花園。她好像夢見陽光，醒時卻只見一片灰色寒冷的天。

她的母親也覺得沉悶。她見兒子並未得着他在社會上應得的地位，心裏很不快活。她於是起首告訴他，以後不能還是這樣，須要更明白些纔好。她起首說話的時候，是很小心的，等到她看見他簡直的不注意她的話，她就生氣，很執拗的，一定說她的兒子嘗試嘔她。糊塗老太婆常是這樣的。山甯既不詫異，也不着惱；他很難明白她所說的話，只管露出不着惱的

冷淡，一言不發。

但是，母親問他：『你打算怎樣過日子？』他卻微笑答道：『哦！不是這樣，就是那樣過日子。』

他的鎮靜切實聲音，和他的磊落警視，令人覺得這句話，她母親聽見，不算什麼，他自己卻有深遠準確的意思。

他母親歎了一口氣，停了一會着急的說道：『好呀，到底這原是你自己的事。你久已不是個小孩子了。你該遶花園走一遍，現在很好看。』

山甯對妹妹說道：『那個自然！立達，你來呀！你來領我看花園。我忘記了花園是怎麼樣了？』

立達從半睡半醒中驚醒，歎了一口氣，站起來。兄妹兩人並排的向小徑走，這小徑引入花園深綠去處。

山甯的房子，在本市大街。本市雖小，他們的花園伸到河邊，過河就是田野。這是一所老房子，兩邊有搖動的柱，有寬廣的高坡。這座幽暗花園，久已荒蕪了；此時好像是一片黑暗綠雲降至地面。到了晚上，好像是藏鬼的地方。好像有淒慘的鬼，在密簣中往來，不然就是不停的在這所老房子的塵埃滿地的地板上走。第一層有全套的空房子被脫色的地毯染污的，帷帷，變作淒慘了。通過花園的，只有一條窄徑，堆滿枯枝和跳死的田雞。這裏的安靜生活都集中在一隅。逼近這所宅子，這裏是黃沙和發亮的石子，那裏是收拾齊整的花畦，花色奪目，旁邊有一張綠桌子，是夏天吃茶點的地方。這一隅地方，是單簡太平生活氣息所到的地方，同這所大而無人到的宅子相反。

等到看不見他們背後房子，那些不響不動的樹，同好用心的見證人一樣，包圍住牠們的時候，山甯忽然伸手撲住立達的腰。用一種怪異腔調，一半兇暴一半溫柔的說道：

「你變作很是一個美人了！你所戀愛的第一個人，將來是一個歡樂人。」

他的手有如鐵一樣的肌肉，一觸立達，就如同放一絲熱電透過她的柔軟身體一樣，她又羞怯又發抖，躲開他，好像是走近一個未看見的野獸一般。

兩個人這時候走到河邊。水上的蘆荻送來一股潮潤的香氣。對岸就是田野，被黑暗的光罩住，上面一片青天，現出淡星的閃光。

山甯走開，抓了一枝枯枝，折作兩橈，摔在水上，水面很快的發現幾個圈子，一會子就不見了。那些蘆荻低頭鞠躬，好像歡迎山甯，當他是一個同胞。